

分類標點白話詳註

經史百家雜鈔

許嘯天整理



新式標點
白話詳註

經史百家雜鈔

曾國藩編纂

李鴻章校刊
許嘯天點註

奏議

(書)無逸

成王初政，周公作此書以戒之。

周公曰：『嗚呼！君子所其無逸！先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。則知小人之依，相小人。厥父母勤勞稼穡，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，乃諺，既誕，否則侮厥父母。』昔之人無聞知！(以上言無逸貴知艱難)周公曰：『嗚呼！我聞曰：昔在殷王中宗，嚴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祗懼，不敢荒甯。肆中宗之享國，七十有五年。其在高宗，時舊勞于外，爰暨小人，作其卽位，乃或亮陰，三年不言。其

惟不言，言乃雍，不敢荒甯。嘉靖殷邦，至于小大，無時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國，五十有九年，其在祖甲，不義惟王，舊爲小人，作其卽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不敢侮鰥寡。肆祖甲之享國，三十有三年。自時厥後，立王，生則逸，生則逸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聞小人之勞，惟耽樂之從。自時厥後，亦罔或克壽。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三四年。』(以上殷三宗及後王) 周公曰：『嗚呼！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，克自抑畏。文王卑服，卽康功田功，徽柔懿恭，懷保小民，惠鮮鰥寡。自朝至于日中，昃不遑暇食，用咸和萬民。文王不敢盤于遊田，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受命惟中身，厥享國五十年。』(以上周文王) 周公曰：『嗚呼！繼自今嗣王，則其無淫于觀，于逸，于遊，于田，以萬民惟正之供。無皇曰：今日耽樂，乃非民攸訓，非天攸若。時人不則，有愆，無若殷王受之迷亂，酗于酒德哉！』 周公曰：『嗚呼！我聞曰：古之人猶胥訓告，胥保惠，胥勸。』

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。此厥不聽，人乃訓之，乃變亂先王之正刑，至于小大。民否則厥心違怨，否則厥口詛祝。」（以上言宜聽訓誡，不可變舊法。）周公曰：「嗚呼！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！厥或告之曰：『小人怨汝詈汝，則皇自敬德。』厥愆曰：『朕之愆！允若時，不啻不敢含怒。』此厥不聽，人乃或譎張爲幻。曰：『小人怨汝詈汝，則信之，則若時。』不永念厥辟，不寬綽厥心，亂罰無罪，殺無辜。怨有同，是叢于厥身！」周公曰：「嗚呼！嗣王其監于茲！」

訓 無逸

無逸，是勸人不要偷懶貪快活的意思。周成王接位，年紀很小，周公做這篇文章勸

戒他。周公是成王的叔父。所其無逸，所是在的意思。所其無逸，是說在國王的位置上，不要

貪圖快活。乃諺，諺字和嘒字通用，是說不恭敬的話。既誕，誕是說不誠實說謊話。侮

厥，侮是說欺侮。厥是他侮厥父母，是說欺侮他的父母。嚴恭，嚴恭是說端莊方正的樣子。

寅畏，寅是說敬重的樣子。自度，自度是說拿法律自己管束自己。肆，中宗，肆是說

因此的意思。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，是說因爲這個緣故，中宗皇帝在位有七十五年的長久日子。舊勞，舊是長久的意思。舊勞于外，是說長久辛苦在外面。亮陰，亮陰，又稱諒闇，皇帝死了父母，守孝稱做亮陰。言乃雍，雍是和氣的意思。嘉靖，嘉是說善靖，是說太平。祖甲，祖甲是商王武丁的兒子，有一個哥哥名祖庚，祖甲有好德性，武丁要立他做皇帝。祖甲說這是不義的事體，逃去躲在百姓家裏，所以說「不義惟王」。卑服，卑服是說衣服的材料用下賤的。康功田功，康功是說治國使百姓平安的工作。田功是說種田的工作。徽柔，徽是和平的意思。懿恭，懿是美的意思。惠鮮，鮮是少的意思。是說沒有錢的窮人。惠鮮是說有恩典給窮苦的百姓。日中昃，太陽過了午時稱做昃。不敢盤，盤是說快活的意思。不敢盤，是說不敢貪圖快活的意思。庶邦惟正，庶是多的意思，正是做模範的意思。庶邦惟正，是說許多國度拿他做模範。中身，中身是說中年時候的身體。周文王九十七歲死的，做國王的時做是四十七歲，所以稱做中身。無皇，皇字道用，是空閒的意思。無皇曰今日耽樂，是說不要趁有空工夫的時候，說今天暫時把正事擱起，暫時尋一天快樂。攸訓，攸字，所字的意思。非民所訓，是說不是所以教訓百姓的法子。攸若，若是依順的意思。

非天攸若，是說貪懶的人，不是天所能夠依順你的。時人，時字和是是通用，時人是說這個人。不愆，不是大的意思，愆是罪惡。胥訓告，胥是大家互相的意思，胥訓告是說互相教訓告訴的意思。保惠，保是平安的意思，惠是和順的意思。譎張，譎張是說誑話，爲幻是說做出虛假的事體來。迪哲，迪是到的意思，哲是說聰明，是說做到聰明的人。允若時，允是說實在的意思，允若時，是說實在是這樣的。厥辟，辟是國王不永念，厥辟是說不常常想着做國王的道理。

(左傳)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

莒紀公生太子僕，又生季佗。愛季佗而黜僕，且多行無禮于國。僕因國人以弑紀公，以其寶玉來奔，納諸宣公。公命與之邑，曰：今日必授。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，曰：今日必遠。公問其故。

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：『先大夫臧文仲，教行父事君之禮，行父奉以周旋，弗敢失隊。』曰：『一見有禮於其君者，事之，如孝子之養父母也。見無禮於其君，』

者誅之，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。先君周公制周禮，曰：「一則以觀德，德以處事，事以度功，功以食民。」作誓命曰：「毀則爲賊，掩賊爲藏，竊賄爲盜，盜器爲姦。主藏之名，賴姦之用，爲大凶德，有常無赦。在九刑不忘。」行父還觀莒僕，莫可則也！孝敬忠信爲吉德，盜賊藏姦爲凶德。夫莒僕，則其孝敬，則弑君父矣。則其忠信，則竊寶玉矣。其人，則盜賊也。其器，則姦兆也。保而利之，則主藏也。以訓則昏，民無則焉。不度於善，而皆在於凶德，是以去之。（以上數莒僕之凶德）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：蒼舒、隤、檮、戡、大臨、彤、庭、堅、仲容、叔達。齊聖廣淵，明允篤誠。天下之民，謂之八愷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：伯奮、仲堪、叔獻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。忠肅共懿，宣燕惠和。天下之民，謂之八元。此十六族也。世濟其美，不隕其名，以至于堯。堯不能舉，舜臣堯，舉八愷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時序。地平天成，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。父義，母慈，兄友，弟

共子孝，內平外成。（以上舜舉十六相）昔帝鴻氏有不才子，掩義隱賊，好行凶德，醜類惡物，頑嚚不友，是與比周。天下之民，謂之「渾敦」。少皞氏有不才子，毀信廢忠，崇飾惡言，靖譖庸回，服讒蒐慝，以誣盛德。天下之民，謂之「窮奇」。顓頊氏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訓，不知話言，告之則頑，舍之則鬪，傲很明德，以亂天常。天下之民，謂之「檇杻」。此三族也，世濟其凶，增其惡名，以至于堯。堯不能去，繒雲氏有不才子，貪于飲食，冒于貨賄，侵欲崇侈，不可盈厭，聚斂積實，不知紀極，不分孤寡，不恤窮匱。天下之民，以比三凶，謂之「饕餮」。舜臣堯，賓于四門，流四凶族：「渾敦」、「窮奇」、「檇杻」、「饕餮」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。（以上舜去四凶）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，以爲天子。以其舉十六相，去四凶也。故虞書數舜之功曰：「慎徽五典，五典克從。」無違教也。曰：「納于百揆，百揆時序。」無廢事也。曰：「賓于四門，四門穆穆。」

無凶人也。舜有大功二十，而為天子。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，去一凶矣。於舜之功，二十之一也。庶幾免於戾乎！

季文子，季文子，名行父，魯國的大夫。臧文仲，臧文仲，名孫辰，魯國的大夫，死後封名

文仲。則以觀德，則是法的意思。則以觀德，是說合法的事體，便是好德性。毀則，毀則是

說破壞法律。掩賊，拿別人的東西藏起來，稱做掩賊，便是偷的意思。竊賄，竊便是偷，賄

便是錢財。盜器，國家公用的官員功名，稱做器。私地裏拿官員去送人，稱做盜器。有常

常是說一定，有常是說有一定的刑法。八愷，愷是和氣的意思。八元，元是善的意思，便

是說完全的人。后土，后土是管土地的官。內平外成，內是說中國的各國諸侯，外是說

古時的夷人狄人。帝鴻，帝鴻氏便是黃帝。隱賊，隱是說遮住外面的壞樣子，賊是說害

人。頑鄙，心裏不守道義，稱做頑。嘴裏不說忠信的話，稱做鄙。比周，比是親近的意思，周

是密切的意思。渾敦，渾敦是說人不明白道理，不開通的樣子。靖譖，庸同，靖是安心的

意思。背地裏說人的壞話，稱做譖。庸字和用字通用。同是說邪氣不正的人。靖譖庸同，是說安心

聽人說壞話，信用那不正經的人。服讒，服是做的意思，讒便和譖字一樣意思。蒐慝，蒐

是說暗地裏的意思，慝是說罪惡。蒐慝，是說暗地裏做那有罪惡的事體。窮奇，古時有一個共工，是惡人，他做的事體是窮的，他的嗜好是奇的，所以稱做窮奇。檮杌，兇惡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的樣子，稱做檮杌。禹皇的父親名鯀，做舜王的臣子，治水無功，被舜皇殺死，稱他檮杌。冒厭，厭字和蹇字通用，冒厭都是貪心的意思。螭魅，得了山林裏異氣生出來害人的妖怪，稱做螭魅。百揆，百揆，是古時總管國家事體的官。

(左傳) 魏絳諫伐戎之辭

無終子嘉父，使孟樂如晉，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，以請和諸戎。晉侯曰：「戎狄無親而貪，不如伐之。」

魏絳曰：「諸侯新服，陳新來和，將觀於我。我德則睦，否則携貳。勞師於戎，而楚伐陳，必弗能救，是棄陳也。諸華必叛。戎禽獸也，獲戎失華，無乃不可乎？」
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。夏訓有之曰：「有窮后羿。」公曰：「后羿何如？」

對曰：『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鉏遷于窮石。因夏民以代夏政，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于原獸。棄武羅、伯因、熊髡、彪圍，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讒子弟也。伯明后寒棄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爲己相。浞行媚於內，而施賂於外，愚弄其民，而虞羿於田，樹之詐慝，以取其國家。外內咸服，羿猶不悛，將歸自田。家衆殺而烹之，以食其子。其子不忍食諸，死于窮門。靡奔有鬲氏。浞因羿室，生澆及豷，恃其讒慝詐僞，而不德于民。使澆用師滅斟，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，處豷于戈。靡自有鬲氏，收二國之燼，以滅浞而立少康。少康滅澆于過，后杼滅豷于戈，有窮由是遂亡，失人故也。』以上引后羿事，言不可恃力。續武。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闕。於虞人之箴曰：『芒芒禹跡，畫爲九州。經啓九道，民有寢廟，獸有茂草。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獸，亡其國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獸臣司原，敢』

告僕夫！」虞箴如是，可不懲乎？於是晉侯好田，故魏絳及之。」（以上因羿淫於田，并以諫獵。）公曰：「然則莫如和戎乎？」對曰：「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荐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，一也。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。戎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威懷，三也。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，四也。鑒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遠至邇安，五也。君其圖之！」公說，使魏絳盟諸戎，修民事，田以時。

（以上和戎之利，用德度者，不用力也。）

註

無終，是古時外國名，是山戎的一種。

孟樂

孟樂，是古時無終國打發到中國來的

的臣子。

有窮，有窮，是古時的外國名。

羿

羿，是古時有窮國王的名字。

窮石

有窮國

王羿搬在窮石地方，如今河南有窮谷地方。

伐夏政

禹王的孫子太康，淫亂無道，失了王位。

夏國的人，立地的弟弟仲康做皇帝，仲康也不中用，死了以後，他兒子名相的，立做國王，羿便趕

去了相，自己立做國王。

恃其射

恃是說依仗的意思。恃其射，是說依仗他射箭的本領高強。

羿射箭的本領，很高強的。

伯明

伯明，是寒國的國王。寒國在如今山東濰縣地方。

后寒

后。是國王，后。是說做寒國的國王。虞羿。虞是快樂的意思，田是說打獵的事體。虞羿於田，是說羿打獵尋着快活。不悛。悛是說心中懊悔改過，不悛是說不改過。窮門。窮門是說國門。有鬲。有鬲是國名，如今山東德平縣東面有鬲城，便是古時的鬲國。斟灌。斟灌，斟是兩個國名，夏朝同姓的諸侯。仲康的兒子名后相的，封在這地方。如今山東壽光縣東南面有灌亭，濰縣東南有斟亭，便是這兩國的地方。過戈。過戈，是兩個國名。過國在如今山東掖縣地方，戈國在古時宋國鄆國之間。之燼。火燒剩下來的東西，稱做燼。二國之燼，是說兩個國度裏留下來的百姓。虞人。虞人是管理國王打獵事體的官。芒芒。芒芒是說路遠的樣子。經啓。啓是開的意思。經啓九道，是說開通九州地方的路。不可重。重是大的意思。武不可重，是說打仗的事體不可常常做。不恢。恢是大的意思。不恢，是說不能夠把事業做大來。獸臣。獸臣，是說管皇帝打獵事體的官。荐居。許多東西聚在一塊兒，稱做荐。易。易是說看輕的意思，易土是說看輕土地。不聳。聳是害怕的意思，不聳是說不知道害怕。不頓。頓是敗壞的意思。

(左傳) 蕞啓疆諫恥晉之辭

楚子朝其大夫曰：「晉，吾仇敵也。苟得志焉，無恤其他！今其來者，上卿上大夫也。若吾以韓起爲闔，以羊舌肸爲司宮，足以辱晉，吾亦得志矣。可乎？」大夫莫對。

蘧啓疆曰：「可。苟有其備，何故不可？恥匹夫不可以無備，况恥國乎？是以聖王務行禮，不求恥人。朝聘有珪，享饋有璋，小有述職，大有巡功。設机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飲，宴有好貨，殮有陪鼎，入有郊勞，出有贈賄，禮之至也。國家之敗，失之道也。則禍亂興。城濮之役，晉無楚備，以敗於邲。邲之役，楚無晉備，以敗於鄆。自鄆以來，晉不失備，而加之以禮，重之以睦，是以楚弗能報，而求親焉。既獲姻親，又欲恥之，以召寇讎，備之若何，誰其重此？若有其人，恥之可也。若其未有，君亦圖之。晉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求諸侯而麋至，求昏而薦女，君親送之，上卿及上大夫致之，猶欲恥之，君其亦有備矣。不然，奈何！」（以上言恥人

不可無備。韓起之下，趙成、中行、吳、魏、舒、范、鞅、知、盈、羊舌肸之下，祁午、張趯、籍、談、女、齊、梁、丙、張、骼、輔、躒、苗、賁、皇，皆諸侯之選也。韓襄爲公族大夫，韓須受命而使矣。箕、襄、邢、帶、叔、禽、叔、椒、子、羽，皆大家也。韓賦七邑，皆成縣也。羊舌四族，皆彊家也。晉人若喪韓起、楊肸、五卿八大夫，輔韓須、楊石，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，其餘四十縣，遺守四千，奮其武怒，以報其大恥。伯華謀之，中行伯魏、舒帥之，其蔑不濟矣！（以上言晉多才強盛）君將以親易怨，實無禮以速寇，而未有其備，使羣臣往遺之禽，以逞君心，何不可之有？」

爲閹

閹是看門的人。古時看門人，要斬去腿的。韓起爲閹，是說捉住韓起，斬斷他的腿，罰

他看門。

司宮。

古時割去男子生殖器的刑罰，稱做宮刑。羊舌肸爲司宮，是說割去羊舌肸的

生殖器。這時，韓起送女兒到楚國去出嫁，羊舌肸陪伴着。

享類。

享是說請客吃酒，類是說主

人和客人見面。

璋。

璋有是一種玉器。古時臣子代國王去見別國的國王，手裏捧着璋。

述。

職。古時做諸侯的去朝見皇帝，稱做述職。述是報告的意思，是報告自己職務的意思。巡功。古時做皇帝的，出門到四方去巡查，稱做巡功。好貨。好是說恩情，貨是說銀錢衣物。拿客人所沒有的銀錢衣物去送給客人，結他的恩情，稱做好貨。殮有陪鼎。煮熟的菜，稱做殮。鼎是盛菜的碗，陪是加多的意思。殮有陪鼎，是說拿許多酒菜給客人吃。城濮。魯僖公二十八年，晉國打敗楚國的兵在城濮地方。糜至。糜字和羣字通用，是多的意思。糜至，是說許多的來了。薦女。薦是送進去的意思。七邑。是說韓襄等七人，一人一座城池。邑是城池。成縣。成是說有一百乘稅餉的縣分。長轂。長轂，是說打仗的兵車。遺守。遺是留下的意思。遺守，是說留下在本國地方把守地方的兵馬。

（李斯）諫逐客書

史記秦宗室大臣，皆言秦王曰：「諸侯人來事秦者，大抵爲其主游間于秦耳，請一切逐客。」李斯議亦在逐中，斯乃上書。

臣聞吏議逐客，竊以爲過矣！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宋，來邳豹、公孫支於晉。此五子者，不產於秦，而穆公用之，并國三

十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風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國以富彊，百姓樂用，諸侯親服，獲楚魏之師，舉地千里。至今治彊，惠王用張儀之計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漢中，包九夷，制鄢郢，東據成皋之險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國之從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廢穰侯，逐華陽，強公室，杜私門，蠶食諸侯，使秦成帝業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觀之，客何負于秦哉？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，疏士而不與，是使國無富利之實，而秦無強大之名也。

今陛下致崑山之玉，有隨和之寶，垂「明月」之珠，服「太阿」之劍，乘「織離」之馬，建翠鳳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此數寶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說之，何也？必秦國之所生，然後可，則是夜光之璧，不飾朝廷；犀象之器，不爲玩好；鄭衛之女，不充後宮；而駿良馱驥，不實外廐；江南金錫，不爲用；西蜀丹青，不